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 克復金陵賊黨供招

李秀成述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光復金陵賊黨供招



博白俱星羅數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入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眾所知事者欲立國者深遠圖爲者皆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與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並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其餘皆是因食而隨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乎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爲業並不知機自拜上帝之後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天王頃而信用一國之事概交於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蘆陸簡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爲業

天王妹子嫁其爲妻故其重用勇敢剛強衝鋒第一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前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韋昌輝桂平縣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門辦事是監生出身見機靈變之急才足有翼王石達開亦是桂平縣白沙人氏家富讀書文武備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與人做工並無才情忠勇信義可有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勸化在家之時並未悉有天王之事每村每處皆悉有洪先生而已自教人拜上帝之時數年未見動靜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廣西賊盜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有團練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

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起事之時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六用博白白沙石同日起義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跣家內密藏並無一人得悉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平南縣所管與藤縣相連起義之處與吾家西隔七八十里俱是山路難行此時我在家知到金田起義之信金田之東王發人馬來花洲接天王到金田會集矣到金田有大頭羊大里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爲賊卽入金田投軍該大頭羊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非是立事之人故未投也後投

清朝向提臺至羅大綱與大頭羊兩不相和後羅大綱攏之天王到金田之後移營上武宣東鄉三里招齊拜上帝之人招齊武鄉之人又上象州招齊拜上帝人馬仍返金田新圩屯紮數月當被

清朝之兵四圍後偷由山小路而出險關出到思旺思河逢著

清朝向提臺紮營數十座經西王南王打破然後出關由八筒水而到大旺圩分水旱向永安州此時我尙在家中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經過自梧州藤縣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在家貧寒父養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中之苦度日不能種山幫工就食自八歲十歲時隨舅父

讀書。十歲之後。俱自與我父母尋食度日而已。至二十七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至天王由思旺到大黃圩分水旱兩路行營上永安州路經大黎經過大黎處所面高山平地週圍數百里。旱路兵由此經過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及羅大綱帶水路兵是東王南王所帶西王北王帶旱兵在大黎里經過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逢村卽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臨行營之時。凡是拜過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寒家無食之故而從他也。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

安卽在和池屯紮數月後。賽申堂及烏向大軍四方圍困。內外不通。後由姑蘇冲一條小路而過招平。姑蘇冲是清朝壽春兵在此把守。經羅大綱帶領人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關。得火藥十餘担。方有軍資。不然上不能得出此關。困在永安時。並未有斤兩之火藥也。永安水斗軍營。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

清朝之軍是張敬修爲將。困打後移過仙回。被烏帥大軍追趕殺死。天朝官兵男女二千餘人。眾見勢逼。次日齊心與烏軍死戰。得殺死烏軍四五千。烏帥被傷在六塘圩身故。自殺塋之後。東王傳令不行昭平平樂。由小路過牛角猺出。出馬嶺上六塘高田圍困桂林。一月有餘。攻打未下。

退兵由象鼻山渡河由興安縣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後。王在全州陣亡。計議卽下道州打永明破江華軍。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眾足有二萬之數。此時追軍卽向張雨軍後移營到郴州人郴州亦招二三萬眾。茶陵州亦得數千。後移營西王蕭朝貴帶李開芳林鳳祥等來打長沙。此時我爲兵尙未任事。西王到長沙攻打。那時天王同東王尙在郴州。西王在長沙南門外中砲身死。後李開芳只稟回郴。天王同東王移營而來長沙。實力攻打數十日未成功。連開地道數處。倣倒長沙大城。官兵不能勇進。外面清朝向張大軍圍困在長沙對面沙洲殺勝一仗殺死官兵數千。以後破城仍然未下。天朝官兵有糧無油鹽可

食是以攻城未就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呼稱萬歲妻稱娘娘封東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稱萬歲在後製造璽成攻城未下計及移營欲由益陽縣靠洞庭湖邊而到常德欲取湖南爲家到益陽忽搶得民舟數千後而改作順流而下遇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搬運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漢陽得漢口困武昌然後開道破城此時東王掌令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掌兵攻打二十餘日而破武昌後而未守直到陽邇破黃州取蘄永蘄州九江破安省俱是水旱並行那時胡以暉李開芳林鳳祥帶水陸之兵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賴漢英等帶領水軍克得

安慶未守趕下江蘇將南京四面圍困七日破儀鳳山關道破城而進水面舟隻萬餘各盡滿載糧食等件此時天王與東王尙是計及分軍鎮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爲策後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爾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隻萬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餘尙不立都爾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雖是中州之地足備穩險其實不及江南請東王思之後東王復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此水手是駕東王坐船之人被該水手說白故而改從後卽未往移天王歸入南京後改爲天京單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

行百工亦是歸行願隨營者隨營不願隨營者各歸民家出城門去者准手力擎不准挑男與女不得交談母子不得并言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敢入民房者斬不赦法律嚴故癸丑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東王令嚴軍民畏東王自己威風張揚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韋昌輝與石達開秦日昌是大齊一心在家計議起首其事之人後東王威逼太過此三人積怨於心口順而心怒北翼二人同心一怒於東後被北王將東王殺害原是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議獨殺東王一人因東王天王實信權太重要逼天王封其萬

那時權柄皆在東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過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翼兩王不服密議殺東一人殺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殺。後北王殺東王之後盡將東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淨。是以翼王怒之後翼王在湖北洪山知到京城殺害許多之人。在湖北洪山營中同曾錦兼張瑞謀狼狽趕回京都計及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頓起他心又要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用城由小南門而出走上安省計議報仇。此時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後移洪山之軍救甯國。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重。各眾內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將北王首級解至甯國。翼王親

看來是不差。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衆人歡說。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兩王。安王卽是王長兄。洪仁發。福王卽王次兄。洪仁達。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說。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古執。認實天情與我天王一般之意見。不差抑制翼王。是以翼王與安福王三人結怨。被忌。抑制出京。今而遠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今將天王起義。及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地官丞相李開芳。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冬官正丞相羅大綱。夏官丞相賴漢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來意。東西南北翼王合心。舉義圖謀之實績。後此人自行相殺亂事之原委。經

載明又將李秀成在天朝出身爲官。每年奉命戰征一切之情由明白寫清並未隱瞞。自幼生在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母陸氏一路自粵西而來我本爲兵前之內政俱不經我手後至南京破城之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曉理事那時東王有令要在各衙門之中要舉出軍帥一員帶領新兵後經東王保我爲右四軍帥守把太平門外新營此時癸丑年之間是年八月調爲後四監軍在儀鳳門外高橋把守十月之間卽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時官小不過聽差而已後春官丞相胡以曉帶領人馬去打破廬州府破郡之後來文調往廬郡把守安民此四年之間矣此時調爲

指揮之任至翼王與安福王兩鬪他往東北王又死秦  
昌固章自潁與東王相殺秦日昌亦死在其內國中無人經  
朝臣查過。查得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  
蒙特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出來助國此時翼王在安省  
邊方。竝指張樂行贊得樹這班人馬聲稱百萬之眾是以  
天王降詔來尋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省。  
何慶王與安福王三人不睦由京遠去軍民之心散亂廬州被  
清朝和帥攻破合城兵將盡亡那時和帥自下鎮江與張  
國樞困打鎮郡分軍來逼桐城縣是

清朝軍門奏定三領軍圍困

清朝帥將大小營寨百有餘座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

江巢縣無爲等處節節連營。處處嚴密。因逼桐城。此時我爲丞相方敵桐城。保固皖省。那時已有張樂行龔得樹在三河尖造反。那時李昭壽在我營中。其事李昭壽與張樂行龔得樹有交。特通文報。與張樂行來投。此時張樂行接得文件。當卽復文。已肯來投。那時更宜用心鎮守桐邑。安省得穩。實我之力也。後見勢不得已。那時翼王出京之後。將打甯國之兵交與成天豫。隨玉成管帶至陳玉成在家。與其至好。上一下屋之不遠。舊日深交。來在天朝更宜深交。那時在桐城。命使持文前往甯國求救於陳玉成。當卽准請。未解甯國之圍。移軍來救桐邑之困。兵由潁陽渡江齊集。我親自輕騎趕赴潁陽。繪成進攻圖式。與成天豫相詳。至桐城之敵。重算我之軍。定由對面迎敵。

清勦官兵逆面。備防我與成天豫計出奇兵。我親回桐邑。  
謹備制敵之師。俟成天豫奇兵制勝。由樅陽一鼓順下。攻  
破無爲州。下湯頭鎮。運漕會。迓天侯陳仕章之軍。力破湯  
州清營。抄黃落河。破東關。得巢縣。分軍鎮守。成天豫帶領  
人馬上打廬江。仍然攻破廬邑。派兵把廬江。卽引軍上津  
河。攻大閑。包過桐城之後。斷清軍之糧道。桐城地勢一面  
高山。一面平坦。清軍糧斷。成天豫由外包來。我領軍由內  
攻出。兩面合攻。清軍大敗。分三路追趕。破舒城。得六安。此  
兩處之民。授誠者數萬之衆。當過六安。上三河尖。招引張  
樂行。那知張樂行先發龔得樹。蘇老天牛路相迎。當卽計  
破霍邱縣。攻破此城。交張樂行爲家。那時成天豫引兵破

正陽關攻壽州未下。扯兵直上黃松兩處與曾帥交鋒同  
清將李續賓對戰在松子牌失利之後。與清將勝負未分。  
那時朝中無人掌管外無用將斯時我與成天豫各有兵  
眾。朝中議舉我與陳玉成帶兵外戰後見我堂弟李世賢  
少勇剛強又而選用。又得一將朝用。世賢次之蒙得恩。是  
久日在朝是天王愛臣。永不出京門後封爲正掌率大臣。  
朝中內外之事悉歸其制。連我與陳玉成亦歸調度。自慶  
王出京之後殺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  
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兆與三王弄  
怕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  
有不敢自散。因聞

清朝將兵凡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改采散指若清朝早肯赦宥廣西之人解散久矣後有人奏聞天王各有散意卽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自此一鼓之銳振穩數年此時成天豫陳玉成屯在太湖潛山我屯在六安霍山然後輕騎約成天豫赴安省會議云朝中這亂如何停止之由斯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陳玉成封又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實任那時我爲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權提兵符之令我自爲兵出身任大職重見國亂紛紜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諫懇我主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賞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寬刑以待萬方輕世人糧稅仍重用於翼王不用安

主  
以上自總述

以上奉宣  
蘇江

福王因此奏諫當被我主降詔革除我爵後再復一本將天下之大勢情形並陳奏諫之來歷奏本由朝臣手遞見我本章明順朝臣親上殿奏諫仍復我職那時和帥困我鎮江內外不適音信內又無糧外又無救翼王遠逃那時朝中無人出色獨我與陳玉成二人有兵多眾故調我下救鎮江當時由皖省趕上六安全軍調下救出鎮郡之兵失去鎮江之城矣那時

清朝和張兩帥引軍攻打句容那句容縣天王守將是轉職夏官丞相周勝富守把戰攻數月被和張兩帥打破句容城池之後張和兩帥來困天京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此役放下先說明向帥頭困天京之由頭困天京向帥全

昌  
蘇江

張國樑帶有清兵一二三萬之眾。自孝陵衛紮至  
朱洪武墳道邊。東南紮至七瓮橋爲止。那時向帥困我天  
京。那時鎮江亦固困。鎮江清帥姓吉。是滿洲人氏。營紮九  
華山。丹徒金山一帶儀徵清帥不知姓名。天朝鎮江守將  
吳汝孝。那時我尙是地官副丞相。合同冬官丞相陳玉成。  
春官丞相涂鎮興。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夏及正丞相周勝  
坤等。不救鎮江。此是初困之救兵。進鎮江湯頭與張國樑  
連戰十餘日。勝負未分。

清朝吉輔從九華山發兵來。與張國樑會戰。我亦選集銳  
軍兩家迎敵。大戰於湯頭。兩無法處。我欲救不能。言張被  
我不下雨。還按察對紮。兩不交戰。說話當與各丞相等計。

誠派丞相陳玉成坐一小舟沖由水面而下。鎮江水西門是清軍砲舟攔把雖言嚴密。陳玉成舍死直冲到鎮江當與吳汝孝計及抽軍由內打出我帶兵由外打入後查湯頭有小河出大江岔通山內。清軍由此河邊紮營。此地一邊是山。一邊是水。兩進爲難。後我天朝之軍移靠湯水。山邊堵我進兵之路。那時鎮江不應絕命。吳汝孝陳玉成已由內打出我在外高山吊望見鎮郡人馬出來是夜親挑精銳之兵三千我親帶由湯頭岔河而過將清軍舊營修整。天明原紮湯水山邊之丞相陳仕章涂鎮興周勝坤等出軍與吉張兩帥制戰。吉張不知我出奇兵襲由易頭。

岔河而過。午未時，吉張方知我襲其後路之信。湯頭岔河隔蕩水山邊，廿里之大概。那時鎮江吳汝孝、陳玉成之兵亦到，兩不接通。那時歡天喜地，內外之兵和作一氣。大銳營張與吉、張兩帥答話。次日開兵，吉張兵敗失去清營十六座。是日當卽扯兵而下鎮江。屯在金山金雞嶺九華山腳，與吉帥大營相對。吉帥防我，攻其大營，處處嚴密防守。是夜調齊鎮江舟隻，由金山連夜渡過瓜洲。次早黎明，親領人馬，金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吳汝孝，力攻土橋，破入土橋。清軍馬營，那時清軍大敗，紅橋以及卜著灣三岔河清營盡破，大小清營一百廿餘座，聞風而逃。當卽順破揚州，後將揚州一帶糧草運入鎮江。自在湯頭岔河以及陽

水山邊守將同下鎮江。遇在揚州矣。獨留夏文正丞相周勝坤帶領人馬把守吉張舊營。是堵後路之意。破土橋之後。得揚州之後。取糧回鎮郡事完。欲領兵回京。那湯頭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把守吉張兩帥舊營六個。自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破過土橋之後。此處周勝坤所守之營。仍是吉張兩帥破去。周勝坤兵敗。吉張兩帥將此營堅紮加工修理。絕我歸京之路。斯時無計可施。全軍概在揚州儀徵。欲由六合縣上浦口回京。後經張國樑知道。帶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盡心拚命。合爲一氣。仍由金山渡江而回。過到金山。那時張國樑在六合未回。當印領兵攻打蕪湖。吉帥自凡華山帶兵來。欲當被天朝官

五遁吉帥逃入高資山中去行打死清兵見主帥自死久清朝吉帥身死知其營中每山次日早晨全軍俱集丸莊中無主吉軍自亂不戰自合趕至此時救之不及張國勝師前往丹徒與張國樑目領人馬千餘前來助戰將匪軍大敗次早行營回京湯祖已逃出我天朝之軍直下衛向帥當寨攻破方准入城

燕子磯一帶，明天屯紮，逼得無計。將兵怒罵，然後親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入京，同東王計議，不欲攻打向營。向營久紮，營堅不能速戰，進攻東王大怒，不奉令者斬。不敢再求，卽而行戰。次日開攻移營，由燕子磯桃坊門紮寨。四營猶化門清將是向帥發來，鎮守。我自此屯紮。次日張國樑已由丹徒返回孝陵衛，是早引軍與我迎戰。張軍敗陣，仍回孝陵衛。我等移營，重困猶化門清營。次日張國樑復領馬步前來，翼王亦帶曾錦、兼張瑞謀等引軍助戰。清軍滿兵馬軍先敗，次卽向張所領漢軍亦敗。也是日向張救猛化門，未能自軍敗陣後，被我四面追趕，當卽攻破孝陵衛。清營寨土塗固，是夜向張自退。我天朝之兵並未退。

楚王東王傅令朱尚弘督率器械往援入城。今我與

陳王成、余鎮興、陳仕章等領兵追由句容而去順手而得句容並下丹陽。斯時向張至到丹陽六七日矣。兩家並力迎敵。是日向張軍敗入城並不岀戰堅守城營。我力攻未下。清軍精銳養足。此時天朝之兵戰久未下。官兵少有戰心。後經張國樑分軍迎敵在丹陽南門外大會一戰。雨不高下。此向帥困在丹陽又失去孝陵衛大營。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陽是以向帥自縊而死。張國樑與向帥拜爲契爺。他見向帥自縊故而奮身再與見仗。然後被張國樑攻破丹陽南門外。天朝營盤七個殺死六七百人。南門守營之將是十三檢點周得賢中礮身死。餘軍逃散。此員戰將勇

故有餘眾軍見此員戰將戰死攻打丹陽又不得下。有  
畏意那時人人已有退縮之心矣然後無計可施全軍壯  
攻打金壇亦復未克連二十餘日亦是與張國樑戰征那  
時李昭壽亦在其場攻城未克然後移營回紮丁角村離  
句容廿五里所屯東王被殺正是此時之事此是天意若  
向帥未敗仍紮孝陵衛遇內亂之時那時乘亂京城久不  
能保矣逢向帥敗過而亂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  
在六年之間亂起自殺東王之後又殺北王殺北王之後  
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那時三河有軍把守守將是洪成  
春具文到京告急三河有廬郡清軍圍困當調我領本部  
入馬去救三河軍行到無為州三河敗退隨失廬江縣矣

那時張國樑之軍敗而後振。進兵攻打句容。又令特守將周勝富敗退。清將收得句容。順下再困鎮江。張國樑因得鎮江之後。同和帥復困天京。此是八年之間矣。那時朝中無將。國內無人。翼王將天王之兵盡行帶去。楊輔清已在福建。韋志俊避逼林泉。林紹章因在湘潭失軍。草敗閒居。林啟容被困於九江。黃文金在湖口。有清軍制困。張朝爵陳得才孤守皖省。無兵。陳玉成。那時雖旺而官亦小。斯時在小孤山。華陽鎮一帶。那時國內分張亂政。獨有袁得恩。李春發二人。不能爲事。有安福王抑制。此八年之間也。和帥張師困天京。得幸糧米豐足。件件有餘。雖京兵少。有食有餘。而各肯戰。固而堅穩也。張國樑之兵。是廢兵雖精。未

有曾帥之兵力。足勦勞親事。廣兵好勇而心不齊。雖有精  
兵數千。未有曾帥南兵之壯。是以八九年之困不得解。張  
二帥軍餉出在福建。廣東蘇杭江西之助。那時上有皖省  
無爲巢縣蕪湖有東西梁之固。有和州之屯糧。又有兩浦  
之通。雖被德帥攻破西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動。京中兼有  
餘糧。固而穩也。穩過之後。和張德三帥圍困。雖是嚴緊。斯  
時朝臣荐用於我家。弟李世賢。衛我原日舊部士將屯在  
黃池。灣沚之壯勢。斯時朝政恣歸我一人。提理。那時主信  
我專令法得嚴。故穩固也。出令各不敢有違。俱名願從聽  
我調度。那時東北已開。獨有南門。將已實困。那草職林紹  
草調其閒。京移。保爲地官。又開丞相之職。調任京務。那時

觀勢不同。外無調  
京外調救解等議。  
擊鼓朝堂傳奏。目  
卽坐殿盡心力奏。  
卽准奏。是次日出  
林紹章李春發掌  
事而佳也。交清韻  
夜趕到蕪湖與家  
岸。斯時清軍勢壯。  
任重事又不周詳。  
行不錯故而保至

商城等處。天王欲治其志後之誤。又經我。在天王舊前力保。後封其爲定天福之職。卽與陳玉成合隊矣。那時陳玉成欲上德安。招足人馬而救天京。那知天不容去。在羅田麻城一敗而回。在太湖潛山屯紮。正是八年五六月之間也。陳玉成去遠。李世賢力擋南岸一方。我獨無計在蕪湖。將我部下精兵五千餘眾。一由蕪湖渡江。一由東梁山渡過西梁兩處渡江。皆到含山齊集。那時部將獨有陳坤書。蕭招生。吳定彩。陳炳文而已。在含山齊集之後。那時和州失守。清軍屯紮廿餘營。不得已破昭關順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林舖。清營然後破和州廿餘營也。彼德助兩浦。救兵趕到。我急將和營早破。救之不及。那時我引軍先取全

椒滁州來安分浦口德帥之勢各城已破德帥之勢已分  
奈無兵可用取到來安爲止後勝官保馬軍來敵連戰數  
場我軍失利退守來安仍回滁州後將滁州交與李昭壽  
鎮守李昭壽在我部下我無不重情深待我部下舊將見  
我待重李昭壽各又不服至李昭壽之兵至爲多事兵又  
授民逢到州縣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擾於民州縣佐將被  
其打責自見事過又不好見我之面故而有變心而降  
大清也自李昭壽在我部下擾亂民閒與守將鬧事我並  
未責其半言後其獻滁州授

大清我亦未責將其在京所配之妻瞞我天王而偷送付  
此段說完又說我獨自一人無計解救京圍此是八年之

話交潞州與李昭壽後。我自回全椒無兵可用。土與我付  
被圍在京那時在全邑。日夜流涕。雖招有張樂行之眾。此  
等之人聽封而不能聽調用也。那時只有都將陳坤書吳  
定彩蕭招生譚紹光陸順德各將願拚死救京都。當調精  
銳不足五千。欲先掃清兩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每  
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卽由全椒下大劉村安營。繁寨由橋  
林進兵兩浦。那知德帥由浦調集馬步萬餘。到大劉村迎  
戰。外有勝帥馬軍三四千頭見伏。我軍取勝。次日開仗。我  
軍失利。新舊之營概行失守。失去官兵千餘。敗軍皆到湯  
泉一帶。我自己數騎而轉全椒。那時真苦之不盡。流涕不  
盡了。仍在全椒寔無良策。後通文各鎮守將。凡是天朝將

官概行傳齊擇日約齊到安省樅陽會計。各處將臣俱依  
約而來。此時正是八年九月中旬那時陳玉成由羅田麻  
城敗轉不約而到樅陽會議矣。各誓一心訂約會戰。陳玉  
成之兵由潛山過舒城破屬郡出店鋪攻梁園定遠此時  
攻定遠是陳玉成令吳汝孝帶領龔得樹之兵圍攻。陳玉  
成由界牌而下滁州。斯時我已由樅陽回全椒整隊當卽  
領人馬到滁州烏衣會戰。陳玉成矣。那時德師在清口發  
動人馬由小店而來烏衣勝宮保之馬軍亦由水口而來  
馬軍押戰大戰於烏衣。那邊德勝兩軍。這邊陳李兩將兩  
家交兵勝德二人之軍敗陣我軍乘勝而追那德軍失去  
三四千眾次日到小店遇張國樑由江南統帶精銳前來

救解小店。張軍大敗，順勢退下浦口。陳玉成攻德師之前，我攻德師之後。德軍大亂，死於浦口一萬餘人。此時德軍天京隔江之信，此是一救於天王後，陳玉成去攻六合壘上，夫長到揚州。此等處俱無親兵把守，隨到隨克。獨揚州有兵，不戰自逃。揚州知府被拿不降，將該知府送由仙女廟而去，發盤川銀三百五十兩而行。斯時兵少，不守揚州，陳玉成攻破六合之後，忽言安省告急，黃梅宿松太湖潛山石牌桐城舒城一帶，被

清朝將帥李續賓攻破。一日五文前來告急，那陳玉成無心在下，當卽批兵上救。斯時陳玉成啟奏天王，調我同往。陳玉成先行扯兵上去，我隨後而來，直由巢縣而進那房

三河復守之將是吳定規被李續賓逼困甚嚴成天像陳玉成那時已封前軍主將領軍由巢縣到白石山金牛而進包三河之後斷李續賓之後路塞舒城不通三河李營之救斯時李續賓見前軍主將陳玉成之軍屯紮金牛次早李續賓領精銳四更撲到主將營邊依續賓要黎明開仗李家部將要五更開仗李續賓云陳玉成兵壯恐戰未成名將豈不悞我之事是以五更未開戰也若依其諱將五更開戰陳玉成之兵而敗定也黎明之時陳將之將被李將攻破追陳將之兵過於金牛去矣天色當明濛霧甚大只聞人聲不知向處那知陳玉成尙在李續賓之後李將追趕陳將之前陳將在李將之後殺出那時李將始

知陳將由後殺來。復軍回敵。我軍自亂。死士卒。餘皆降。不  
自石山隔金牛廿五里。那時陳玉成奏調我往天王封地。  
爲後軍主將。隨後而來。是早在白石山十餘里。屯紮。我聽  
聞金牛洞炮聲不絕。知是開仗。我親引本部人馬向三河  
邊近而來。斯時正逢陳李兩軍迎戰。離李將營前七八八里。  
交鋒。我軍即至陳玉成見我兵生力一壯。破李續賓陣門。  
陣脚一動。大敗而逃。因李將於營中。那時清軍外無援兵。  
三河隔廬郡五六十里。又是陳玉成派吳汝華把守廬城。  
舒城李軍又被陳軍隔斷。欲救不能。後李將見救不及。督  
軍。那日湖南之人。同趕行到半路。不及防備。被陳軍殺

殺死陳將之軍數十人。後陳將傳令殺盡。自此之後各已  
陸續自逃。我與李將戰平三河之後。當與陳玉成兩路分  
行。陳玉成算舒城而出大關。我由三河至廬江到界河斯  
時桐城被李將攻克。派將在此把守。我與陳玉成在桐邑  
呂亭驛會議分兵。陳將與李將人馬戰過底細甚知我未  
與戰其地又生派我由孔城而進桐城斗鋪。陳玉成由孔  
城而達桐城。清軍見三河失。去李續賓之好將各有懼意。  
少有戰心。故而又敗。當日敗仗。我軍越西門扒城而入。我  
由牛鋪而攻。當已夜矣。清軍營寨是夜退逃。殺死不少。是  
夜收復桐城。當即息兵三日。那時安省已困。內外不通。自  
三河一戰。桐城一戰。安省之圍自解。此是一解天京得浦。

日而通之道。連向帥算來二解也。三河桐城之戰則韓國立解。那時陳玉成軍由石牌而進宿松。其軍乘勝不知自忌。在宿松被湖北將官馬步打散。自退而回。陳將派其部下之將李四福領一軍由青草塥進黃泥港。進石牌之上。去助宿松成功。到黃泥港被清軍馬軍冲失。一隊未及助宿松之力。不知宿松之敗。兩慘不成。陳玉成總要得宿松有安省之穩。心結實而圖之。斯時我由潛山而進太湖。所處清兵自退。收得此二城。是陳玉成派將把守。陳玉成自宿松之敗。仍回太湖與我會議。欲節節連進二郎河。屢議我不願從。又屢屢多言計。想不得已而從。當即分路進兵。上二郎河會。鮑軍同多將軍之兵。一由二郎河而來。一由

宿松而來馬步並進陳玉成之軍先敗其營。概被鮑軍所得。渠被鮑軍逼其上山殺死數千天朝將士獨剩我繁大營六座未破。被困至夜多鮑收軍我冲陣而去是夜仍退回太湖。陳玉成亦至那時陳玉成軍紮太湖渠自回安省我引軍回巢縣黃山屯紮。息養過年那時江浦是薛之元鎮守九年正月內投降。

清朝將浦城獻降此時李昭壽在滁州烏衣小店連營接連江浦浦口亦是李昭壽屯兵此時又是爲三困天京矣。那時我上在黃山救之不及得悉江浦之變趕下浦口城內一片空城城外有昭壽之兵不得已令將八屯浦口暫通天京之路所幸那時有六合天長和州巢縣無爲之勢。

後經南岸張帥加兵來。兩浦又被困緊。那時雖通天京些  
須之道。其寔不由然後不得已。追調前軍主將陳玉成。趕  
軍下救。後由廬郡梁園而至。那時六合亦有清朝之軍數  
萬圍困六合。困六合清將姓朱。廣西人。張帥部下前軍主  
將先攻打六合頭。一戰未成。然後將兵趕緊扯下揚州。聲  
張。因打揚州。那時朱軍屯在六合東門一帶。四十餘營。攻  
揚州。是分朱軍兵勢。復兵回襲之計。朱軍戰士。調救揚州。  
被我復兵隔斷。內無戰兵。外救不能速至。後江南張帥分  
兵來救。在陵子口交鋒。一戰張軍而敗。是夜朱軍盡退。六  
合之圍遂解。朱軍失土甚多。後又同陳玉成引兵回浦口。

清朝周將困浦口五六十營攻破。自六合班師上浦與清  
帥張國樑及其部將張玉良周姓等戰。五六日大戰。張國  
樑兵敗。周將見主帥兵敗。將士心寒。皆無守戰之心。中有  
大江之隔。故而浦口清營不能守也。失去清營五六十個。  
退到河邊。不能再退。其上有浦口未退。那時獨通京半沿  
之路。此是四困京城之小解圍也。自攻破浦口六合之後。  
楚軍又由黃梅宿松而來。上路又來告急。前兵主將扯兵  
上救。我獨不能前去。要保浦口後。破兩浦清營未盡。後又  
反生。我守浦口日久。又無軍餉支兵。外又無救。而岸和張  
兩帥之兵。又雄無兵與見仗。營中火藥炮子俱無。朝無佐  
政之將。主又不問國事。一味靠天。軍務政務不問。我在天

朝。寔無法處力守浦口。後又被見疑。云我有投

清朝之意。天京將我母妻押當封江。不准我之人馬回京。那時李昭壽有信往來。被天王知道。恐我有變。封我忠王。樂我之心。防我之變。我實不知。內中提防我也。此時雖而受逼。我乃粵西之人。路隔千里。而無門投處。我粵人未能。散者實無門可入。故而逼從。我今臨終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安。閒言粗表。懇容見諒。今將我在浦口被逼之後。陸續陳清。那時江浦上是張帥之軍屯困。我見時勢不同。輕騎回京奏主。主又不從。當金殿與主辨白。問主留我鎮浦。口爾外應。救望何人。將天國臣籌算與主周詳算。前軍主將陳玉成在潛太黃宿。與楚師相敵。不能移動。韋志俊業投

清朝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有其名未能爲用。楊朝清爲中軍主將，在池郡殷家匯東流亦有曾帥之軍制戰。左軍主將李世賢已在南陵灣沚一帶。京城四門俱被和張兩軍重圍深濠。朝內積穀無多，主又不准我出。誰爲外救與主力。辨當被嚴責一番。又無明斷下詔。不問軍情，一味算天而已。別無多詔教臣。不得已後而再行彈奏。定要出京。主見我無可再留。准我出京。當卽將浦口軍務交與黃子隆。讓賁明接鎮。當卽行車自浦口動身。到蕪湖三四日之間。浦口城外靠大江邊營盤。輒行被張帥之軍攻破。允洲亦已失守。此時京城又困。此是五困京城矣。被和張兩帥審密加營。深濠更深。合朝無計。京城困如鐵桶一般。此

時天朝氣數未盡不應絕命人心再振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處肯從我意任我指揮自困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力籌解散善心用意和就外臣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號實在我舍散銀錢不計何軍將官與我對語亦有厚待民間苦難我亦肯給資故而內外大小人人能認我李秀成者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長長重用者我天王第一重幼西王蕭有利第二重用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其駙馬鍾姓黃姓第五重用英王陳玉成第六重用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後主將英王之事交與我爲那時天京困緊寶貴無計十年正月初二日由蕪湖帶領人馬到南陵聽音

江馬頭由甯國高橋而過水東那時甯國清軍防我攻打  
甯城誰知我由水東順過甯城兩日兩夜趕到廣德州當  
即攻破廣德留陳坤書陳炳文在此把守我親帶部將譚  
紹光陳順德吳定彩等由廣德動身到西安西安有張國  
樸之兵在此把守是日到此營即開與官兵對陣并力來  
迎此時張軍敗陣攻破其營收西安下紅心會家弟李世  
賢之隊並力討攻湖州那時湖郡不須多人將此城交世  
賢自攻我拉本部人馬由廟西到武康日夜不杭郡止有  
六七千之眾將杭州困其五門三日三夜攻由清波門而  
進攻破杭州非人力實質天成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鋒打  
破杭郡並非人力之所爲也我非一心去打杭郡見和張

雨帥。因我主及我母親在京知和張雨帥軍餉出在杭州蘇州江西福建廣德此是出奇兵而制勝。扯動和張雨帥江南之兵我好復兵而救天京之圍。非有立心去打杭州。打入城內連戰數日滿營未破然後和張雨帥果派江南救兵來救杭州令張玉良統帶到杭郡武林門兩家會議。知是江南和張之兵分勢中我之計次日午時將杭郡新製造旗幟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計不意張玉良果中我計退出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得此時天朝不該絕滅謀而即中于今氣數已滿謀而不中以前至今亦是此人任事而今計不中而失京城亦是我主無福。

開朝有厚福而成全功此段放下再將杭郡退出來不外乎  
城之圍張和兵敗之情節一一詳呈說清之後再又談天  
京之情自退出杭郡由餘杭過臨安行天目山出孝豐到  
廣德那時我行前張玉良之兵行後張兵圖杭民財物不  
肯還我查廣德到天京三百餘里杭州至金陵八九百里  
灣灣曲曲千里有餘是以張玉良回救天京不及此解京  
乃有天合不然不得成此美事也至楊輔清早日有文約  
其會戰救援京城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通文亦至侍王  
亦至俱在建平大會此是天機卽是四明山之會一樣之  
情由會議之後當卽分兵楊輔清帶領人馬攻高淳東坦  
派李世賢攻溧陽劉官芳亦至此時處處成功輔清克溧

水秣陵閔侍王李侍賢克得句容我由赤沙山而來一鼓  
我董未攻打城池直到雄黃鎮那時和張兩帥分將屯兵  
大營十餘個斯時侍王亦到大齊會戰與張帥之軍兩家  
對陣張軍大敗攻破雄黃鎮清營清兵畏忌不敢交鋒次  
日進兵由土山而來輔王由秣陵閔至南門那莫王陳玉  
成自潛太早已扯兵下江浦那時我與楊劉李等俱在南  
岸英王是不約而來知我兵到南岸渠由西梁渡江順浦  
江南鎮而來頑閔板橋善橋那時軍軍俱到我由姚坊門  
而進紫荆山尾隙坤書劉官芳由高橋門而來侍王李世  
賢進北門紅山而至輔王楊輔清由秣陵到南門陽裕公  
莫王陳玉成由板橋善橋而入和張兩帥之兵前不能救

後後不能救前雄黃鑛戰敗一仗張玉良帶江南精兵去  
救杭州未回被我軍隔斷於外和張兩帥之糧出在蘇杭  
福建廣德江西等處俱被隔斷營中無糧那時天朝之兵  
又敗是以一鼓而解京圍此大解也那時雖解京圍攻破  
和張兩帥營寨未殺多人俱連夜全軍退出直下鎮江丹  
陽屯紮和張軍死者三五千人散者多也散下蘇常和張  
之兵陸路搶民間物件眾百姓怒之此時我朝軍威大振  
何知有今日之難六解京圍之後並非主計竇眾臣愚忠  
而對天王我爲其將隨軍許久未樂半時只有愁煩自六  
解京圍之後我主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靈詔言有天不  
有人也斯時軍威更勝將士更多繆身難測日纏日重更

難隱身，自此六解京圍，亦未降詔獎勵戰臣，並未令外臣見，舊朝臣亦是未見我主不問政事，俱是教臣認實，六情自言升平之局。自六解京圍之後，息兵三日，天王嚴詔下，領命我領本部人馬去取常蘇限，我二月肅清回奏，人生斯世，既爲其用，不得不從，當排隊伍，擇日行軍，由丹陽進發，三日隊到丹陽，張國樑兵屯丹邑，次日開兵在丹陽大南門迎戰，張軍大敗，死者萬人，張帥死在丹邑南門河下，差官尋其尸首，用棺木收埋在丹陽寶塔根下，兩國交兵，各扶其主，生與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因代收埋之意也，得丹陽之後，順下常州，那時張帥水旱俱敗於丹陽至常州城，有蘇州發來之眾，並遇張玉良由杭郡回來之軍。

概屯常郡大小營寨四十餘營是日軍到次日開兵兩家會戰張軍又敗其營盡破金陵和張大營已失外兵未有勦戰之心俱未會戰而逃連攻數日常郡自降入城之時郡內之人並未殺害各畏威自投水者亦有克復隨卽安民憲兵兩日趕下無錫常郡張玉良軍屯無錫何制臺自行偷搬家眷下舟他逃不知去向大軍下到無錫張玉良已又安好營寨四門穩紮後又有鎮守宜興清將姓劉是廣西東鄉人氏是何職分我不知後渠由宜興而至無錫助張玉良之戰其軍坐舟由太湖而來正到無錫之候張軍與我軍迎戰兩陣交鋒連戰一日一夜我見不得已張軍敗面復振亦算

清朝之奸將後我領我親軍護將由惠泉山而下力攻西  
門張軍水旱大敗收克無錫城池當卽息士安民暫憩二  
日那時和春自江南大營失利敗軍之後和張兩帥各走  
一方張帥計屯丹邑以保蘇常之穩和春獨一人而下蘇  
州舟往瀘墅關聽見副帥張國樑戰死丹邑和春在許罪  
關自縊而亡我克無錫之次日行營而下蘇郡初到閶門  
將分困各門看閶門街房等村百姓多有來迎街上舖店  
民房門首俱貼字樣云同心殺盡張和兩帥官兵民殺此  
官兵者因將丹陽之下到蘇州水陸民財概被其兵搶掠  
故恨而殺也自將蘇城各門緊困城內之兵因前錫常告  
急其兵凋盡來堵城內無兵後守城之兵俱是金陵之兵

退下常無之兵退下所本。張玉良一人在內其餘清軍自失金陵及丹常無錫等處。兵心寒而畏威外又有民家之遁有李文炳何信義周五等獻城來降此等是廣東之人。張玉良見兵勢如此帶本部人馬由盤門而出上杭州自行敗退數百里到杭不開城門甚有怒意兵屯武林門外。愈擾于民那時省城守將兩有怒意自李文炳何信義等獻蘇城而降我卽引兵入城收其部眾五六萬人自我收得蘇城未殺一人。

清朝文武候補大員無數滿將多負俱未傷害各欲回家無盤川者我給其資派舟送往復城之後當卽招民蘇民續恐不服撫卹每日每夜擒擄到我城邊我將欲出兵殺

我萬不從出示招撫民俱不歸連亂十餘日後見勢不得已克復未得安民我親身帶數十舟隻直入民間鄉內四處之民手執器械向我一人因在於內隨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來撫蘇民矛槍指我殺命我並不同手將理說山民心順服各方息手收其器械三日將元和之民先撫七日將元和吳縣長洲安清平殿以近及遠縣縣皆從不戰自撫是以蘇常之民歸順那時張玉良兵退杭郡我順追而得嘉興自得嘉興之後當停兵安民俱未征戰後張玉良在杭郡將兵養盛隊伍整好進兵來攻嘉興嘉興守將是求天義陳坤書朗天義陳炳文把守張玉良帶大小軍營四十餘個將西南兩門困緊攻倒嘉郡城池

幸將兵合力不然嘉郡早失矣此時嘉興告急到蘇省誰知青浦縣被洋鬼領薛撫台之銀米攻青浦該縣守將周文嘉守堵幸此將可嘉不然青浦失矣周文嘉告急不得已六月中旬由省帶領人馬先救青浦是日由省開刃次日到浦當卽開兵洋鬼出兵迎戰兩陣交鋒自辰至午鬼軍大敗殺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鎗二千餘條得其大砲十餘條得洋莊一百餘口得其舟隻數百餘條當解青浦之困順流破得松江直引兵去攻上海斯時有上海夷人來引外又有漢兵內通故往也軍到周家滙隔上海十八里屯紮離上海九里處所紮有

清朝營寨四個那時我部將蔡元隆邵永寬提隊是日明

天光耀天上四面無雲出兵到九里地方與清將會戰他見軍到棄營不守正當用力進兵上海內又謹備恭迎接我忽然明天暗雨風雷振動大風大雨兵馬不能起身立脚不住後未進兵後洋鬼及清兵恭迎未見我到薛撫台是夜悉知有通情復卽加銀和于洋鬼請得一千鬼子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這班人馬概被撫台殺之其事不成在周家滙紅毛禮拜堂暫屯數日後嘉興告急到來不得已移軍由松江浦邑而回由關王廟到嘉善平湖此兩處有清軍把守一戰而破兩城順至嘉興解嘉興之困是日上城觀陣觀清軍動靜如何次日開兵連戰五日分一軍上石門斬張玉良浙江之來路蘇杭水地有軍屯此萬

不能行四方皆水無有別路可行是以張軍見兵困斷其後其隊大小將兵俱獻營來降獨張玉良見陣交鋒其餘盡降故張玉良不敢再戰亦自逃回杭州解圍已定我亦班師回省息兵此時七八月之間以省近之民亦有安好亦有未安好外尚有難民當卽發糧發餉以救其寒各門外百姓無本爲業亦計給其資發去錢十萬餘串難民每日施粥飯蘇州百姓應納糧稅並未足收田畝亦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是以蘇省百姓之念我也自解嘉郡圍之後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嚴詔頒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領軍而去捕北那時亦無良計正逢有江西德安縣以隨州義甯武甯大冶興國蘄水蘄州武昌江夏金牛寶安漢

圻嘉魚通山通城等有起義四十餘名，具稟差使到蘇恭呈降表投軍，是以將此情由具本奏復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數十萬再行遵詔掃北等因，主本不從我强行而比，當卽派軍選將而行。將蘇省軍民之務交與陳坤書接任，軍民安妥一一交清舉兵由蘇動身到京，將來情啟奏，不欲掃北我主盛怒責罰難堪，此時亦無法處管。主從與不從，我在蘇肯應江西湖北肯降之義民，應該前往接應，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師而上江西湖北在京時當與合朝文武在我府會集，聲言眾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銀概行要多買米糧切勿存畱銀兩買糧爲首，今收得蘇常下無再困上因而來利害難當，前困是六困，乃張和之師七困。

定是曾帥利害而來此軍有中堂之善角將官之勇而  
軍能受苦堅此軍常勝未見敗過若來困者必嚴若皖省  
可保尙未爲憂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買糧我奉主  
亦然如是主責我曰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  
太平一統我尚有何言也無言退步自嘆言曰教蒙得恩  
林紹章李春發堅守江東門雨花台營寨爲首各要買糧  
我這出京四百餘日方見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買  
米糧那時洪姓出令某欲買糧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  
出京者亦要銀買方得票行無錢不能發票也得票買糧  
回者重稅是以各不肯買糧入京今日之國破實洪姓之  
自害也此事不提當卽行軍由太平蕪湖繁昌而進上石

到鄱縣遇鮑軍會戰。頭一日我軍取勝，次日鮑軍敗。我軍數百人當即改道，不由鄱縣由箬嶺到徽州。過屯溪上婺源到常山過年。十一年正月初由常山動馬上玉山，廣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紮，攻打二十餘日未下。外有清軍來救，是冲天炮李金賜帶兵當與其戰，其兵與我兵並不交鋒。二家和戰，其兵少，我兵多，故和戰也。後將建昌之軍撤退由撫州灣上宜黃到樟樹新淦一帶屯紮，計欲過江。斯時水漲滿川，對河圍練自豐城那河邊屯到吉安之上。那時亦不能退，亦不能進，又無舟隻。大江中有清軍炮船，連在新淦屯紮數日。不意河水已自退乾到底，與我斤逼河逼到吉安而上瑞州。此州本不欲紮，此處百姓堅留。

故將瑞州所屬各縣屯紮安民義甯武甯一帶湖北各縣俱已兵屯一面安民一面將湖北興國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一帶具稟來降之人招齊大概三十萬之數後鮑軍由池州扯兵到瑞州府湖北胡巡撫兵亦來離金牛寶安二三十里那時正逢六月之中所招之兵俱未經戰是以未敢與鮑軍開仗那時家弟李世賢亦由徽州而到景德樂平一帶與左宗棠對敵侍王李世賢在景德戰勝到樂平一敗失軍萬餘黃文金胡鼎文李遠繼由東流建德饒州一帶與中堂部將臨敵未與李世賢相應劉官芳古隆賢賴文鴻這枝人馬在後再由洋棧嶺而來祁門有中堂在此屯紮後劉官芳之兵亦被中堂之兵打

破黃胡李之軍亦被中堂之兵制戰不能爲事。家弟李世  
賢樂平一敗退由河口而下常山。我自在金牛寶安招得  
新兵不與鮑胡軍戰。一因兵新二因接李世賢來報云樂  
平之敗趕我復回。那時曾九帥又困安徽省英王陳玉成解  
救不能。又調黃文金回來助救。安徽省劉官芳被中堂部將  
戰敗而回。是以當即將湖北等縣全軍盡行同日收兵。走  
下以接護李世賢之軍。一由義甯州而回。一由武甯而回。  
一由德安而回。俱到瑞州齊集。那時安義奉新新昌一帶  
百姓作怪。搶我由瑞州上下解運軍餉。後由此經過而問  
其罪。殺其爲首二十餘人。此事辨清。全軍徧地而下瑞州。  
等縣亦是退盡。先有冲天炮李金賜帶有清兵十餘營。現

葬陰崗嶺與我部將譚紹先蔡元隆鄧永寬等迎戰兩軍對陣李金陽兵敗其將概已被擒全軍失散拿其到部見李金陽是勇將有名之人心內痛惜英雄故未殺害當問其來情肯降否他云被擒之將不得願而回我也後見其語未有從心仍然禮待並未鎖押悉聽其由過了數日發盤川銀六十餘兩不受而去江西後聞被殺此人不是肯降實其被擒無奈此人殺之可惜不是降我自湖北回來到瑞州向臨江而來過樟樹大隊過齊宗弟李禮連李禮順二人由樟樹那邊河邊而下那時知家弟李世賢尚在樂平不知退下常山是以由樟樹那邊河而下河中有木簰而行欲到江西會隊後家弟由那邊河下忽遇中堂派

令鮑超一軍亦到在豐城對面紮二十餘座中隔一山我並未悉有中堂派有此軍而來家弟在高山一望見鮑軍多當而未進陸續退軍全軍退盡幸而不及鮑軍後追來我軍遇敵到有一小河前此河是我軍搭橋後不知百姓撤開到此無橋可過後又追兵我兵游水而過將已過齊鮑軍亦到此時傷我軍數百名仍回樟樹因連吹四五日大風舟不能動鮑軍不得過來我已行去三四日過了撫州許灣方知李世賢下常山當息兵三日下河口卽見童容海由廣西而回得其二十餘萬順下浙江當卽分隊李世賢攻打金華湯溪等處嚴州各城攻破之後又議分兵我領新招將士及童容海全軍下浙江派李世賢打溫台

處州甯波等處我派兵去破紹興各縣軍到處所俱是自降獻城浦江縣有張玉良提戰數日張軍即敗侍王攻克浦江卽到甯波矣斯時正逢九月而到浙江軍由富陽而破餘杭到鹽嶺舖至姑塘屯紮離城三四里之情形安寨分軍派將按門攻打先將浙江外之府縣分軍據淨嚴州有梯王練業坤把守龍游有王宗李尚揚把守衢郡清兵未下金華有李世賢親軍部將周連得蘭溪湯溪是廣東之兵把守李世賢領軍由金華取溫州到處郡卽克台州皆李世賢之取至攻打甯波亦李世賢之將是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曾前往收克甯波之來情定是甯波洋鬼通誘我軍離甯城十里屯紮甯郡鬼之頭目到營求寬屯五

日候其將甯城內洋行什物運出城後我軍方進戴王不  
准至三日將其洋行運淨渠亦願在外屯軍所食之糧米  
皆洋鬼以及四民供應第四日移軍入城洋鬼帶戴王去  
取淘門廳鎮海縣皆洋鬼而助舟隻取得兩處分軍鎮守  
仍回甯郡此事說之不盡在後陸續補清收紹興一帶是  
來王陸順德領兵收復蕭山亦其所收收紹興非是戰成  
寔紹興守將獻城自降此城高而濠闊四面皆水來此進  
兵者是單邊之路此城不是自降不能收復也收復紹興  
蕭山亦是獻降來王陸順德出示安民浙江省自孤武康德  
清亦是天朝兵把守孝豐廣德四安安吉縣縣如是高淳  
東廟我亦有軍屯守溧陽常州蘇州嘉興石門亦是我兵

屯守湖州雖有趙景賢把守無兵來救杭城至海寧州及海鹽縣雖是清兵把守我軍一到海寧州守將張成邦獻城而降海鹽縣官亦獻城自降杭省孤立外府縣概行收復又未有救兵四門被我緊困外救獨有張玉良一軍由候潮門水道而來那時我軍已重紮鳳山門離候潮門二三里之遠見張玉良兵到出軍攔擊絕斷杭城內外不通內外夾戰未下城內無糧民亦無食軍民之心甚亂那杭州巡撫王有齡甚得軍民之心甚為堅守我困城之時射諭入城分軍民滿漢分別言語順言而化肯降者即可不肯降者不足為要浙江瑞將軍帶領滿眾我亦願放我圍城七日之前具本懇我天王准赦滿軍回國文由浙江來

往二十餘日。御批未及下來。我先破大城。破八大城。西昌  
尙未攻其滿城。專候御詔下赦。一面與瑞將軍和議。云願  
放其全軍回家。渠總未信。我奏准天王。御詔降下。准赦滿  
人渠亦不信。開鎗打死我兵千百餘人。然後攻其內城。各  
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獲者有之後。瑞將軍及都統之死。  
當卽差員在河下尋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本已信我奏  
准。放回國。不欲加害。我亦射諭入城。城內軍民可悉我云  
爾奉爾主之命。鎮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來取。各扶其主  
爾。我不得不由言和成之事。免傷男女大小性命。願給舟  
隻。爾有金銀。並行帶去。如無願給助資。送到鎮江而止。瀘  
州之人。過我大國爲帝。此是天命而來。非而自成。瀘待漢

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君兩不得已存我之心而爲此事也。被獲滿州兵將當卽傳令諸軍各獲有滿人落在營中者不准殺害私殺害者賠命各願投營者卽在營中不願者准其回國後有滿官大膽者卽到府與我談及給費回家爲兵膽小者各自日夜逃去亦有落在營中與營官日久兩家相好營官自行給費放者亦多此非我之虛言。杭省軍民可悉滿州大眾必有知情卽在省候補清官無數亦給費放回蘇州前日亦是如此至困杭州之時每日與王有齡兵戰那時城內無糧民亦無食兵將餓倒不能爲戰王有齡亦是無法外戰張玉良一人况文榜而已屢戰不能見效內攻不果實實無由王有齡與其師爺計及詔

信與忠王叫忠王免害。杭城軍民師爺回言。大人此信可寫兩國交兵。何以稱呼。稱得好。重害兩民稱得好。

皇上罪爾。投他其師爺之語。王有齡無言可對。捶心而歎。不必寫文。杭城不能保守。定也。坐在大堂等。忠王入城。視忠王何等之人。見其人而死。其師爺回言曰。此人入來。萬不與爾死。後而無法。我官軍四面越城。一踴而進。我親自上城。搶得一騎。單人直冲。到王有齡衙內。尋取此人。入屋四尋。不見。尋到後花園。見其弔死。當令親兵放下業已死矣。後抬到大堂。擺與眾視。是否。叫其部下之人來認。不差。後用棺木載之。將其衣帽朝服一應歸還。放其木內。令其部將親自看守於他。次日調其部下之員到堂。當眾明宣。

各肯從軍者卽從不從者皆由自便其親兵俱是福建人  
眾餘軍兩湖者多俱而盡赦各有金銀什物不准兵摑仍  
然帶去後將王有齡之屍首在其親兵之內點足五百人  
送其棺木由省動身給舟十五條費銀三千兩路憑一紙  
送其回鄉各扶其主各有忠令其忠志之故惜看英才  
義士故用此心生各扶其主兩卒爲敵死不與其爲仇此  
出我之心願其中上有米興朝林福祥兩人外有麟趾一  
人亦是杭省布政司之職到省尙未接任原任乃是林福  
祥此等亦言被獲我亦不殺禮而待之又未鎖押落在書  
房與文官閒敘夜靜我與米林談及世情後並將林福祥  
家小兒子一並尋回交還林福祥將米興朝之馬匹亦繫

出付交後米鼎朝將馬延送與我部將汪安、鈞麟。趾乃是  
繡人，次夜逃死並不追趕。然後過了十餘日，林米二人欲  
去不願在營，即備舟隻各一條由杭州到上海，各給銀三百  
兩後兩人不敢要。各領百兩臨行各具一信與我辭行。  
云今世不能爲友，補報來世不忘。並云爾忠王本是出色  
未遇明君，好惜好惜等語之文辭行而去。此時十一年十  
二月之候，雨雪交加，不能行動。蘇杭河小水淺，下雪冰  
凍，不能舟行。此時在蘇省住十日有餘，而方啟行斯時，將  
杭省各清將應從不從，安排定脅，即將省內難民一一安  
撫，在城餓死者發薄板棺木萬有餘個，費去棺木錢財二  
萬餘千，難民無食，即到嘉興載米萬石，載錢二十萬千索

杭將此米糧發救窮人各負戶無本資生償其本而資其  
生不要其利六個月將本繳還糧米發救其生不要其還  
兩箇月之內將杭省一並周妥此時十一年末冬十二月  
回蘇三十週年那時收得杭省而安省被曾九帥之兵克  
復令城餓死而失皖城此是英王之軍在省被九帥之兵克  
據豫萬里圍之首城內外不通英王來救不得後算明邊  
九帥退讓幾營此是九帥留其退省生路之恩不慈英王  
陳玉成不退將石牌及省近之民糧運入省九帥見其未  
退仍將軍兵復禁此湖邊此又困實省城英王見勢不得  
已內守將葉芸來張朝爵心有懼意英王心驚解救未果  
後將我部將二人調一人入省助守此將是我名下我上

湖北留其保固六合天長此二縣是我兵把守故在蘇州  
派來吳定彩黃金愛朱興隆三將保天六之備後安省告  
急英王奏調其往後省城被曾九帥官兵所困選吳定彩  
帶部軍千餘人入省助葉張守省後英王同劉瑜林計保  
集賢閑是英王冉欲班勳大軍來救那時章王林紹章輔  
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顧王吳汝孝俱在桐城有信至集  
賢閑云奉詔前來助救安省斯時我正在興國州得悉英  
王如此如此而爲悉其省不能保也英王留下劉瑜林李  
四福守集賢閑之營英王連夜由集賢閑動身而到桐城  
將我部將黃金愛令其把尾而到桐城誰知被釣鋪青草  
隔黃泥港等處清軍知悉彼多將軍埋伏攔殺其軍英王

全軍過盡黃金愛押尾被多將軍伏兵攔殺死者千餘人  
將黃金愛困下田箇水中死者皆我部下之人黃金愛至  
晚帶數百人由水中冲出多將軍兵見其死勢甚猛各皆  
讓路乃到桐城後英王又親自回京求主發救那知集賢  
關被曾中堂發鮑超一軍前來將集賢關劉瑜林李四福  
之營圍打連打未下後鮑軍將營寨紮好又作長濠每日  
出兵攻打營中又無火藥炮子糧米亦無官兵日夜防戰  
兵困苦多後被鮑軍攻破劉瑜林李四福俱是陣死全軍  
俱潰後而無法英王與輔王堵王黃文金等再求救安省  
斯時九帥又再將皖圍困屢戰不成此時省城遭菱湖又  
被九帥挖塘堤放砲船而入攔隔偷信難通那時英王陳

王成輔王揚輔清堵王黃文金在外九帥兵隔於內城內無糧後被九帥攻破棄妾來逼死於內張朝爵坐舟逃生吳定彩入城助守全軍俱沒死於大江之中此城盡沒未滿餘火苦而可嘆那時英王在外見省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黃宿之兵盡退上野鷄河欲上德安襄陽一帶招兵不意將兵不肯前去那時兵不由將連夜各扯隊由六安而下廬州英王見勢不得已亦是隨回轉到廬城爾言我語各又一心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責革其職權心篤意亂願老於廬城故未他去坐守廬城愚忠於國後多帥發兵來困被逼不堪又無糧草久守不能將兵心亂遂失廬那逃至壽春後苗沛霖反心捉獲送解清營而亡自英王

之後。李師部將悉歸我掌。見勢不能過南。後調陳得才來到蘇省。當面訂分令其上去招足人馬二十四箇月回來解救京城。今許久尙未回來。雖言疎踈有信回報來往。甚故而今日之誤事也。此段說過再將十一年克浙江之後十二年回轉蘇州。那時我上江西湖北招兵之時。將蘇州浙江嘉興軍務民務。妥交陳坤書。我方去後。十二年回到蘇省。民已失散。房屋被拆。良民流淒來京。那時陳坤書自愧對我不住。我由杭州回到嘉興。渠在蘇州業帶自隊逃上常州。將常州自霸。使錢貿作護至。此人是我部將。因其亂蘇州百姓。恐我治其罪。故買此王而拒我也。自收浙江省。已來以及英王之隊歸我之用。黃文金劉官芳後歸我。塘

天王見我兵多。謂眾忌我私心。內有佞臣之弄。封陳坤書爲王。分制我勢。我部下之將。見此。各心不忿。積恨於心。那時主見我部。輒百餘萬眾。而何不忌我乎。蘇省之民。又被陳坤書擾壞。後我回首。貼出爲民之錢米。用去甚多。各鋪戶窮家不能度日者。俱給本錢。田家未種。速令開耕。我在省時。斯氏概安。仍然照舊。發米二萬餘石。發錢十萬餘千。發此錢米之後。百姓安居樂業。後豐足之時。各民願仍將此本歸還。我並不追問其自肯還我也。後又將郡縣百姓民糧各卡關之稅輕收。以酌民苦。後見京中之事。日日變動。屢具本奏。主更不從奏。越奏越怒。又逢佞臣弄章。我見屢奏不從。亦有不說之意。君臣各有私怒之心。越是明奏。

天王越更不信降我之職暗中密革我權我手下部將見此其心不服未有戰心各籌一路董容海乃我部將一片之心爲我後被讒惑背我而逃此是王次兄之弄奏欲歸其轄暗放謠言董容海他心變者因此之由也我十二年在省住有四月之久然後有逆撫李鴻章到上海接薛巡撫之任招集洋鬼與我交兵李巡撫有上海正關稅重錢多故招鬼兵與我交戰其發兵來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倉昆山等縣告急前來此正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間見勢甚大逼不得已調選精銳萬餘人親領前去此鬼兵攻城其力甚足嘉定青浦到省一百餘里其攻城外無救五六時辰其定成功也其砲尤利害百發百中打壞我之城池

洋鎗炮連響一踊而入是以我救不及接到警報當卽起兵救之不及。失出二城。該鬼兵卽到太倉攻打外有清軍前來助戰打入城者鬼把城門凡見清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官兵不敢與言若兩

清朝官兵多言者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王不肯用鬼兵者爲此也。有一千之鬼要抑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也。那時鬼兵已至太倉開仗我亦到來外有清兵萬餘眾鬼兵三四十人清兵自松江四境青浦嘉定寶山上海速營一百餘座城俱有鬼兵把守我到太倉當與其見仗兩邊立陣迎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兩家受

傷

第七次早又立陣於東門開火大戰自辰至四

破鬼陣當初數百追其下水死者千餘。管破清營三十餘座得其大砲洋鎗不計其數次早行軍卽追其尾。圍其嘉定城中之鬼未得出來。上海來救之鬼是廣東調來之鬼立卽來救嘉定。這城鬼子由南翔而來。當與迎戰兩陣並交連戰三日。俱是和戰兩家傷二三千人。當卽飛調驍王陳炳文帶萬餘眾到再與交鋒。一戰鬼兵大敗。又斬千餘。其救嘉定未得被我追殺大半克復定城。派官把守。卽下青浦。又將青浦鬼兵困穩。外又有松江洋鬼再調來救。青浦縣用火舟而來。我早攜火炮等他。此正火舟來之候。不意我亦開砲打他。第一砲正中其舟。其火舟燒起。其救未出蒲城鬼兵自行退去。自驚下水而亡。數百餘鬼子下路地

方。勦步皆水寢寢難行。有警急之事錯步性命難全是以鬼兵驚退下水而亡此之由也。收得青浦之後順攻四縣之營十餘個下到松江以及太倉大小營寨一百三十餘營。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營亦已攻開。獨松江一城是鬼子所守。次日又有上海來救之鬼子。用舟裝洋藥洋砲十餘條而來。經我兵出隊迎戰。鬼敗我勝。將其火藥洋砲洋鎗爲我所有。那時洋鬼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卽敗。將松江困緊。正當成功之時。曾帥之軍已由上而下。後我蕪湖巢縣無爲運漕東西梁山太平關一帶和州亦然。有姪破竹之勢。直至金陵逼近京都。那時天王一日三道差官奉詔到松江。迫我詔甚嚴。不得已將松江兵退回。然後轉蘇

州與眾將領長計。請萬難周全知會。則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雄。不欲與戰。我總是解糧多多回京。將省府財物米糧火藥砲火俱解回京。待廿四箇月之後。再與交戰。解京圍。其兵久必無鬪戰之心。然後再與其戰。等議知曾帥之兵初來之勢銳精之雄。這鼓氣壯。我不肯來。爭正當議定。應欲舉行。天王又差官捧詔來。催詔云。三詔追殺京城。何不敢隊發行。爾意欲何爲。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詔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調抽兵馬。起隊前來。蘇杭之事。概交各將任之。我少管理。速母親以及家眷。樹交與主僕。信表我愚忠。自奉嚴謹。不能再辭之後。計議抽調各處官

兵擣日起馬。主道甚嚴。我亦無心在世。不過見母六十餘歲。育我至大。是以曲而就之。見勢如此。亦知不能久。圖主不修德政。盡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對天後將蘇杭軍務。慨交各將管理。然後連我母親以及家眷一並回京。交王爲質。表我之愚忠。所交合家與主爲質。因其降詔。命其親使捧詔而來。面責云我之不忠。云我有自圖之意。朝臣勸我不得不從。然後八月中旬。由蘇省動身。過溧陽。到東塘。齊兵直下溧水。向秣陵關而來。雨花台。一面板橋。善橋而來。圍攻九帥營寨。圍攻四十餘日。連攻未下。九帥節節嚴備。濠深壘堅。木橋疊疊層層。亦是甲兵之利。營規分明。是以連攻數十日未能成效。亦因八月而來。各未帶冬衣。九十

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未能成事者此也。自攻未下我士嚴責諭。爾調我當殿明責飄飭我進兵北行。不得不冒雪而往。自過江北之後。大江兩隔不通杭蘇之將兵。任其自行調用。部將不得不從手下各將。任王次見漢仁達領爲。我在江北幸收得兩浦爲我通江北之道。順由和州而行。此是先年先發部將而去。我是後來由含山和州巢縣而來。此處百姓被刦爲難。當令手下屬員汪宏建議。帶銀兩貫。糧買穀種而救於民兵。由巢縣達發到石澗埠遇中堂發來人馬。安紮營壘十餘箇。當即排陣迎戰。彼不出軍事守。爲總以速待勞。攻數日未下。天連降大雨不息。官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合館病倒。見勢爲難。攻又不下。

戰又不成。思無法處。清軍又不出戰。總以嚴守爲強。後踏  
救兵。又至我軍。病者又多無兵可用。後扯兵由廬江而上  
舒城。到六安州。在廬江與軍見陣。兩下交鋒。清軍敗陣。退  
到城邊。斯城嚴閉。次日行兵趕到六安。正逢青黃不接。那  
時想去會陳德才之軍。此地無糧。不能速去。不得不由同  
軍返營。由壽春邊近而回。此地正無糧。被苗沛霖之兵久  
害。民苦萬分。官兵又未得食。餓死者多食不充餓。如何爲  
力。轉到天長等處。正逢九帥破我雨花台。巢縣是洪春元  
鎮守。被中堂派鮑超軍一路攻破。敗到和州。軍民四亂。雨  
花台又失。京內驚慌。那時天王差官捧詔召我回京。當卽  
分軍回轉。斯時正逢大江水漲。路道被水冲崩。無處行走。

那時和州又敗江浦失守官兵紛亂然後將舟隻先渡將官戰兵馬足過河將已過盡尙有老小以及不肯上舟馬正落在江邊此九洑洲又被水沒官兵無棲身之所米無柴煮食餓死甚多正逢楊師彭師水軍前來攻打下關又被水師攻去失此之營九洑洲因而退守餘有未過來之兵亡者甚多自此向來九師克我兩花台營壘堅不能再復兵又無糧紮腳不住自散下蘇州浙江此舉前後失去戰士十數萬人因我一人之失銳而國之危也蘇杭之誤事洋鬼作怪領李撫台之銀攻我城池該鬼見銀亡命李撫台見我未在省城是以順勢攻之若我不來天京不過江北集萬不能得我城池也我本不欲來京過北啟

奏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帥兵固甚嚴。濠深牆固。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那時天王大怒。嚴責難當。不得得。晚上復行再奏。若不依從。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帥得雨。雨花台絕。爾南門之道。門口不能行走。得爾江東橋。絕。西門不能出入。得爾七金橋。今在東門外安寨。深作長濠。下關嚴屯重兵。糧道已絕。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婦女者多。食飯者多。費糧餉餉者多。若不依臣所奏。滅絕定矣。奏完。天王又作嚴責云。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蘇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出去。欲在京任。由於

南京失守。江南失守。不失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

於水何懼曾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興爾相王  
王次兄勇王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  
誅之嚴責如此那時我在殿前求天王將刀殺我免我日  
後受刑爲主臣子未聞半刻今將國事啟奏主責如斯願  
死在殿前盡心酌爾如此啟奏主萬不從含淚而出朝門  
滿朝眾臣前來善勸次日天王自知其過賜下龍袍以安  
我心自此之後住京一月有餘十四年新正欲出京去那  
時生怕我出京城內人心不穩朝臣苦留問朝弟妹問我  
出京合城男女淚涕呼留我心自願故未敢行我今之渴  
因主不從我奏一味蠻爲常稱有天所定不必爾算遭朕  
旨過北接陳得才之軍收平北岸啟奏朕聞啟奏不入寶

佞臣惑主。忌我之勢。密中暗折我兵。然後失去蘇州各縣也。浙江省金華龍游等處俱被左撫台全軍制戰。甯波府南是鬼子誘引而得。後清將用銀惹動洋鬼心。攻我甯城。洋鬼炮火利害。百發百中。攻倒城牆。我官軍不能立廓。是以退守餘姚。嵊縣陸續亦退。鬼子攻破寧郡。得賞銀之後。又領賞銀來打紹興。攻此兩處。鬼子得銀甚多。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自此之起。金華龍游嚴郡溫台等處。陸續退守。兵屯富陽。左撫台全軍發下。逼到富陽。與我軍連敵數月。亦攻未下。然後仍請鬼兵。由水路而來。用炮攻崩富陽城池。連戰數十仗。鬼敗。然後再調鬼兵多來。復再與戰。左撫台亦深五交爭。是以富陽之失。紹興之失。蕭山之失。兵

遇到餘杭。中營落葉左指吉之兵。亦到。而下交爭日。日連戰。我力據餘杭。以堅杭州之防。那時官兵攻了富陽。得銀之後。仍回甯郡。左撫台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一紮餘杭。一紮九龍山。到鳳山門。雷峰塔。西湖爲止。連至餘杭八十餘里。此地山多水多。紮一營而十營之堅穩也。自連八十多座。其營百餘座。我天朝之軍。自西湖至餘杭。止有營十餘座。俱是以水爲堅。兩軍並紮。因守而已。而不便開仗。浙江江城是聽王陳炳文爲帥。餘杭是汪海洋爲帥。浙江之穩數月者。則水利之堅。然後蘇兵帶鬼子攻打。永浦平湖嘉善三處失守。蘇州太倉崑山吳江等處。俱被李撫台打破。那時九帥破雨花台。京城驚亂。主不遣我。下蘇抗奏。三四

均。於是不從。自此之後印子山營又被九帥攻破。主吏不准我行。蘇杭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又啟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我主限我下蘇杭四十日。圓頭銀不足交。週期不同者。依國法而行。我見下路勢急。亦願遵從。總想得出京門再行別計。自去未久。高橋門又被九帥攻破。那時高橋門之敗。輔王楊輔清逃回東坦。侍王李世賢亦轉回溧陽。那時我在蘇州與洋鬼開仗。連戰數日。勝負未分。兩不能進。然後親引軍由閭門到馬塘橋。欲出外制。暫保省城。將兵屯紮馬塘橋。意欲回京奏諫。請主他行。不守京都。獨自思議。尚未舉行。蘇州守將慕玉譚紹淮。

是我手下愛將留守蘇州。內有納王鄧承宣。康王江安。劉  
甯王周文嘉。天將張大洲。汪花班。這班反臣不義。鄧承宣  
等亦是我手下之將。自小從戎。教練長大。至今做到王位。  
與譚紹光。兩。是我左右之手。這班之人久悉其有投  
大清之意。雖悉其所爲。我亦不罪。間時與鄧承宣。汪花班。  
周文嘉。汪安鈞。張大洲。汪有爲。范起發等談及云。現今我  
主上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此日由爾便爾。我不  
必相害。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若有他心。我乃國中有  
名之將。有何人敢包我。投乎各同言曰。忠王寬心。我等萬  
不能負義。自幼蒙帶至今。誰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與忠  
王共苦。數年我爲渠長。渠爲我下。不敢明言。我觀其行動。

知其有他心故而明言我兄弟勢如斯不嚴其法久知死期近矣因我粵人無門可投該將等在我部不久有戰功我成名者皆渠等之力實是心腹之譖也不意該將等與蘇王譚紹先兩人少年結怒至今後果變心將慕王殺死授與李撫台獻城未及三日。被李撫台殺害是以至今爲頭子不敢投者因此之由失去蘇省那時正在馬塘橋聞失省之後我卽上常州到丹陽南繁後無錫又失那時兵餉民慌尋思無計暫紮丹陽那時我家弟李世賢兵屯溧陽勸我前去別作他謀不準我回京我不肯從渠欲出兵前來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後見勢不得已見我母親在京

離舍欲而經騎追夜程月夜

到京次日上殿。欣奏因圍城男女之臣不前。乞以樹行刑  
有丹陽常州金壇溧陽宜興而已。今年常州亦破。李擴言  
打開殺死合城官兵。自常州破後。丹陽亦退。浙江嘉興前  
後失守。獨有湖州。四安。廣德未退。浙江丹陽金壇宜興溧  
陽各軍無處可逃。我又被圍京內。各將各王無法可施。是  
以上江西而去江西領兵之將。家弟李世賢倡首。此等之  
兵。復以我浙在部下之眾勢逼而行。計開上江西。各將名  
曰李世賢劉朝鈞汪海洋陳炳文陸順德朱興隆李體順。  
譖應之。陳承奇李容發領兵前去。已在江西。此事不說。再  
陳京中壞政敗亡之故。自此之下。國業將亡。天王萬不由  
人。說我自在天王殿。不與主面辨一切國事之後。天王深

爲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瓦洪仁達提理。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發人巡查管掌。我在京並未任閣塘之事。主任我專政不能壞。我在京寔因我母之念。見國中之勢如斯。外城概失。日變多端。主不問國中軍民之事。深居宮內。永不出宮門。欲啟奏國中情節。保邦之意。凡其奏言。天王言天說地。並不以國爲事。朝中政事並未提及。一人。人人各理一事。我久日在外帶兵。部將多有在外。在京者僅有出師外去各家眷人等。各在家。每館有十人。或七八人。見我在京。各而聚至。合作一隊。計有千餘人。十三年十一月。我由外入京。亦有隨身之將數十員。那時專作守城之事。某處要緊。即命我城京城。准富豪官兵有食。窮家

男婦俱向我求我亦無法主又不問此事奏主云今那鬼食男婦死者甚眾懇降求旨應何筹謀以安眾心我主降詔云令城俱食甜露可以養生甜露何能養世間之人乎始生各物任而食之此物天王叫做甘露也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取來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眾又無法不取其食我天王在其宮中澗地自尋將百草之類制作一團送出宮來要令京依行母達降詔飭眾通行各而備食天王亦早知有今日糧少之難東城不固久悉在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後入南京之時稱號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寔於天不肯信人萬事俱是有天先二三年之閒早經出令各多儲甜露每家要呈繳十担收入倉中亦

有違旨送繯者亦有不從者。天王久日宮中俱食此物。我主如此。我真無法。城中窮家男女數萬餘人。纏我救其命。度日圖生。我竟無法。先十三年七月八月閒。那時我有銀米。以救其生。開造冊者有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廿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領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領米。無力之家。自各領銀。作些小買賣救急。去年十二月又不能了。我亦苦窮。無銀無米。蘇杭又去京城。因緊力不能持。奏主不肯退城。寔而無法。我有銀米。那時廣救軍民。自丹陽至三望河。龍都湖。熙西溪等處之民。被陳坤書。洪春元害死之後。我卽發銀米。命貞撫之。斯時王次兄以及洪姓見我小愛臣民。恐我有圖害國之心。聲言說我忠而變奸。負我

辛勤一世之苦楚不念我等勤勞反說我奸我本鐵胆忠心對主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奸是以灰心而藏京內父逼氣而陪其亡我將兵數十萬在外任我所爲而何受此難者乎我到京闕城歡樂知我出京俱各流涕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強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官兵我不在京城渠滿城逢屋查過有米銀等物在其取用不敢與爭日日搜戶查尋男女不得安然去年天王改政要合內外大小軍營將相民間亦然凡出示以及印文內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樣不遵者五馬分尸軍稱天軍民稱天民國稱天國營稱天營兵稱御林兵那時人人遵稱獨我與李世賢不服李世賢現今亦未肯稱者也天王見李

世賢不寫此等字樣卽而革職。現今李世賢之職尙未復  
可。天王號爲天父天兄天王之國。此是天王之計。天上有  
此事。繩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詰責人。我等爲其臣  
不敢與駁任其稱也。稱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將天兵御  
林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稱爲我隊之兵。稱爲我  
隊我兵者責曰爾有奸心。恐人之佑其國。此是言也。何人  
敢稱自兵者。五馬分尸。又改各王之號。此是天王失算。前  
封東西南北冀各王。自殺東北王之後。永不封王。今封王  
者因其弟洪仁玕九年之間。而不見其弟至。格外歡喜。到  
京未滿半月。封爲軍師。號爲干王。降詔天下。要人悉歸其  
朝。固多未見一謀。天王再而復思。又見各舊功臣久失

其國心中不忿。天王見勢不同，自翼王他向餘國者，同王成與我爲首。那時英王名顯，我名未成，日日勤勞，稍爲運算。凡事不離天王。見封其弟兩月之久，一事無謀，已知愧過。難對功臣。故先封陳玉成爲英王。封陳玉成之後，見我日有戰功，勤勞其事，對我不佳。那時正在浦口鎮守。李昭壽與我有舊日深情，渠見天王封陳玉成爲王，傍觀不忿，行文勸我投清來。文到案，此時正逢天王侍衛六七人來浦口踏看軍營。誰知李昭壽之交未到，先有謠言傳到京中。天王差侍衛一探軍營，二探我有何動靜。那知李昭壽胆大，特命其親使送文前來，此使舊日在我身邊爲護旗後，李昭壽投入。

大清渠卽隨去。今使其帶文前來。破把卡捉至解送到案。其使云爾不必捉我。我專到李老大處云。然後把卡士卒送至衙前。拿得敵人而至。合營人衆視之。見在其身上。拾得文書一件。拿來觀時。那侍衛同在其場。後侍衛回京。合京人人知到。恐我有變。知我同李昭壽舊好。封王不到。我定有他變。那時我母亦在浦口。家室亦然。防我定有變意。後將中關舟隻盡封。不准我官兵來往。那時有人奏到天王耳中。二十二日未見動靜。天王降詔封我爲萬古忠義。親自用黃緞子書大字四個。稱萬古忠義四字。並賜綢緞前來。封我爲忠王。我爲忠王者。實李昭壽來文之誘。而樂心附之。恐防我有他心。自此之後。日封日多。然封這有

功之人。又思那個前勞之不服故而盡亂封之不問。何人  
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  
有銀錢者欲爲作樂者。用錢到部而又保之。無功偷閒之  
人各有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之人觀之不急。力少  
從戎人心不服。戰守各不爭。雖有才能而主不用。周愚而  
作國之棟樑。主見失算。封出許多之王。言如箭發難收。又  
無法解。然後封王俱爲列王者。因此之來由也。然後列王  
封多又無可改。王加頭上三點以爲對字之封。人心更不  
服。多有他圖人心。由此兩舉而散無疑也。天王從前保將  
封官擇有才而用我陳玉成李秀成二人是主之所愛。而  
改加我等之名。陳玉成在家書名是陳丕成。天王見其忠

重。改做王成。我在家書名號爲以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時改我號爲李秀成。天王從前擇人而用後來皆因自亂九帥之兵嚴困內外不通無糧養眾京內窮家男婦晝在門前求爲救命國庫無存銀米國事未經我手後見許多淒苦我實無法不得已將自己家存之米穀發救城內窮人自韓之官兵又不均勻再不得已將家內母親以及婦女首飾金銀概變給爲軍資家內無有金銀者因此之來由也。自發此穀米救過此窮人亦不濟於事後將此窮苦不能全。生情節啟奏天王求放窮人之生命主不從依然嚴責不體國體。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備財物可食飽長生。不日爾奏鑑計與辦然後出朝主有怒色。

我亦有不樂之心。閻城男女饑餓，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  
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婦准出城外逃生。我在城內得悉  
九帥在外設有救難民局，正合我意。可救民生。密令放行。  
去年至今，各門分出，足有十三四萬人之數。不意巡各門  
要隘，是奸淫用廣東之人，將出城男婦所帶金銀取淨，害  
此窮人。我聞甚怒，親往視之。果有此事。當殺數人，然後各  
出城門，而可暫安。自此之後，固出孽障，多有奇奇怪怪，主  
信讐言，不修政事。城內賊盜蜂起，逢夜聞城內炮聲不絕。  
搶刦殺人，全家殺盡。搶去家內錢財，國敗出此不祥。去年  
十一月之間，九帥放倒南門城墻。此時城內官兵尚可足  
食，而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帥之兵不能勝道者。此之

由也。自此之後京事日變不同。城外九帥之兵。日日逼緊。  
城內格外驚慌。守營守城無人可靠。凡是城外文書有人  
拾到。不報天王處私。開敵人之文者。抄斬全家。自九帥兵  
近城邊時。天王卽早降嚴詔。閻城不敢違逆。若不遵天王  
旨。命私開敵人之文通奸引誘。有人報信者。官封王位。知  
情不報。與奸同罪。命王次兄拿獲。椿砂剥皮法治。何人不  
畏死乎。後鬆王陳得風。通於東門外蕭軍門。慰王朱兆英  
二人通來。九帥這邊斯時之事。朱兆英陳德風並未與我  
言明。後其事洩漏。被王長兄洪仁發鎖拿鬆王陳德風。該  
鬆王與我相好。渠有母七十餘歲。前來求我。當卽出計保

我。用大限一千八百餘日。然後保脫得風之命。凍得風

滿朝這遭然後事作不成其命尙不能保此有心獻門投  
降者之由來也。此事未久我有妻舅宋永祺來九帥營下  
同九帥部下師爺談及勸我來降等語渠有兄弟我不知  
其姓名在中堂轎下帶水晶頂子可保於我宋永祺所云  
此人我未見過未悉其人未見過面故未敢定言此人聞  
在泰州未知真假至宋永祺由九帥之營回轉京內來往  
十日有餘與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與我談  
及云有此事未見九帥之文渠云不過與九帥師爺談及  
未有實情等語此人好飲酒是夜我談及多言次日與朋  
友飲酒太多與人多語卽與陳德風談及云與忠王所言  
如此如此陳德風半信半疑此卽行文前來問我能有此

事否。此日在我府會議糧務，補王莫仕葵、章王林紹璋、順  
王李春發、王長兄長子洪和元、次子利元干、王長子洪葵  
元，在我府會議。正逢鬆王陳得風遞到此文。本城文到何  
人而防有私乎？莫仕葵順手將此文扯開一看，見此情由  
各人並蹣來視，內言問忠王真有此言否？此時莫仕葵在此  
間我曰：爾調宋永祺到場，我問來情，我爲天王刑部今  
有此事，定要訊問，不然我便先行啟奏，爾做忠王恐有不  
便等情，後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發動人馬在我  
府等候，此日夜宋永祺正到我府，與我家弟敘及此事，  
莫仕葵將其拿獲，後又將郭老四並獲。此時惹出大事，令  
驚亂我平日，幸得軍民之心，不然矣。我全家入矣。朝臣

其有惡意不欲救我之罪。後將宋永祺押入獄內，欲正其法。我與其親戚之情，不能舍絕。將銀用與莫仕葵而後寬刑。不治其罪。奏旨輕辦。此事連及我身，幸合朝人人與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早亡。自此之後，時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此時大概四月將尾。五月將初之候。斯時我在東門城上。因九帥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急。日日煩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那時天王既死。九帥軍逼甚嚴。實而無法。後天王長子洪福與登基。以安合朝人心。九帥沿城開壠。自東門至北門一路。開壠甚多。不能處處防也。神策門連被放倒兩回。實難防備。主又幼小。提頭無決斷之才。九帥之兵每日逼近城邊。合城文武無計。

可施至六月十五早見勢甚急知曾帥立破我城。卽抽點先鋒連夜出城。攻九門寨。攻打未成。知城不能保。因此官事。日夜未得歇息。天明各已去館子了。被曾帥在紫金山前處。昂望見城內之人。紛紛歸隊。是午時之後。曾帥用火藥攻倒京城。由紫金山龍頸而破。全軍入城。我軍不能爲敵。那時九帥官兵四面扒城而入。中關以外。各處軍營。見東已失。降亦有之。逃亦有之。死亦有之。破城之時。個個向我流涕。我由太平門敗轉。直到朝門。幼主已先走到朝門。及天王兩個小子並到。向前問計。斯時我亦無法處。獨轂幼主一人。其餘不能理。幼主無好馬。將我戰馬交與其坐。天王方不力之一騎。直到我家。辭我母親。我胞弟與姪合家。

流涕辭別。帶主而上清涼山躲避。斯時尚有數千餘人文武將官俱而獲往。天王氣滿蒙塵。損國失邦。我受過其恩。不得不忠盡心而救天王。這點骨血。是盡我忠。是日將夜。尋思無計。欲冲出北門而出。九帥之軍重屯。又無法處。隨行之文武將兵。自亂如麻。合眾流涕而無法處。又冲水西門小南門。均有九帥兵把守於外。不得已三更之後。捨死領頭衝鋒。帶幼主衝由九帥放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數百人。捨命衝出關來。衝出城之後。所過營寨疊疊層層。濠深壘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帥營中營營炮發。處處喊聲不絕。我與幼主雨不分離。離九帥之兵。馬步追趕。此時雖出生死未知。十六歲幼童。自幼至長。並未騎過馬。又未受過

驚慌九帥四方兵追定然被殺矣若九帥馬步在賂中殺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個小童何人知也。自出城與幼主分別我馬不能行走此騎在城交戰一日又不是戰馬力又不足又未得食人馬未得飽食走到天明人人俱散馬不能行那時無法是以逃上荒山暫避又未得食肚中又飢萬不能行我戰馬幼主騎去現今生死未知我若仍騎戰馬我亦他逃矣逃在荒山頂破廟內荒山腳之民悉京城失破必有人在此山而避貧民各欲發財我命該絕身上帶有寶物用綢緞帶捆帶在身不知此日如此心迷到破廟停息遂將珍珠寶物弔在樹下我欲寬身乘涼不意民家尋到見人眾到來我二三人驚亂而逃忘記收拾此

物此百姓追我問爾身有錢交過與我我不要在你性命我  
那時忙逃亦不能行百姓追近身見我知我是忠王各大  
齊跪下俱各流涕追我下山脚隨步而行仍回荒山頂上  
我見百姓如此有救我之心自願回破廟處所將此珍珠  
寶物以酬其情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在後又有民眾  
來此廟中將我之寶物拾去我同此民回來不見此物眾  
百姓勸我莫頭我心不願渠云不肯難頭不能送爾百姓  
又是苦求我對百姓言曰我爲大臣國破主亡若不能出  
被獲解送

大清帥營我亦不能復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難以對  
我官軍不肯羅也民逼難頭多言後依其言難去些須者

因此之由也。然後那幫百姓。鑑戒於我。那幫百姓得我寶物。民家見利而爭帶我。這幫百姓去問那幫百姓。兩欲分用。那幫百姓云此物天朝大頭目方有。爾問我分此物。爾必獲此頭目。爾家並爭。因此我藏不住。遂被曾帥追兵拿獲。解送前來。今禁囚籠。蒙九帥恩給飯食。中堂駕由晚。而來。當承訊。問我心悔未及。是以將國中一切供量。我爲漢姓之將。外眾將兵。俱是我轄。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對。

大清皇上。以曠舊日之罪。若我主在邦。我爲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國亡。我兵數十萬眾在外。我不能衛天國。又聽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意。敢降我之部眾。再

有反復變心仍補正國法如判不成亦正國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鎖在禁宮我寫信付去我可在皖省督中好辦兩岸之事請示中堂意下如何

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籠中親筆所寫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約寫七千字其別字改之其被鎖楚僵者刪之閒言重複者刪之其宛轉求生乞貸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以贖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敗亡有十誤亦均刪之其餘雖文理不通事實不符概不刪改以存其真

兩江總督曾國藩批記